

# 廣州草莓音樂節



如是見  
文秉懿

十一月十九日，我跟幾個朋友到廣州觀看草莓音樂節表演。短期內再赴音樂節，主要因為國慶假期到常州參觀音樂節，深受到氣氛吸引，樂了一天，對於這類節目留下深刻印象。再說，由香港去廣州十分方便，於是我決定再次享受一下。

是次音樂節主打搖滾音樂，這天參加演出的樂隊中，我只知道二手玫瑰。其主音歌手梁龍的風格獨特，十分吸引。我見到一些人穿戴上具有濃厚東北色彩的大紅花布飾物，就猜到他們是梁龍的支持者。此外，不少人臉上、手上繪畫了圖案，也是一道風景。

音樂節通常在室外舉行，現場效果受天氣影響；不設座位，長者未必能夠挺得住。當日天公造美，天氣不錯，身處戶外，身心舒服。場地本來是泥巴碎石地，臨時鋪設人造草皮，站在上面，尚可接受。這次主辦單位設置三個舞台，提供更多選擇，觀眾可以遊走於三者之間，體驗更為豐富。

我們入場時，表演已經開始。欣賞音樂節比演唱會自由，入場時間具有彈性。聽眾可以隨便走動，可以飲食，也可以談天。雖然樂隊陌生，我們也聽得投入。除了一個女子二人組合的演出，令我聯想到香港街頭一些純粹為興趣而唱歌的音樂愛好者之外，其他的水準不俗。

音響效果方面，出現震撼的情節。鼓聲巨大，鼓手播一下戰鼓，我的心臟就隨之震盪一下，真是「聲入人心」。

我們入場時駐紮的位置沒有太多人阻擋視線，能夠清楚看到台上表演者一舉一動。其實身處

音樂節，並不強求看到台上各人，只希望屏幕影像清晰。能夠佔據這個地方，實在喜出望外。一眼看去，所有人都守秩序，待在自己的根據地，相安無事。只是到了傍晚六時多，現場情況突然改變，有些混亂和擁擠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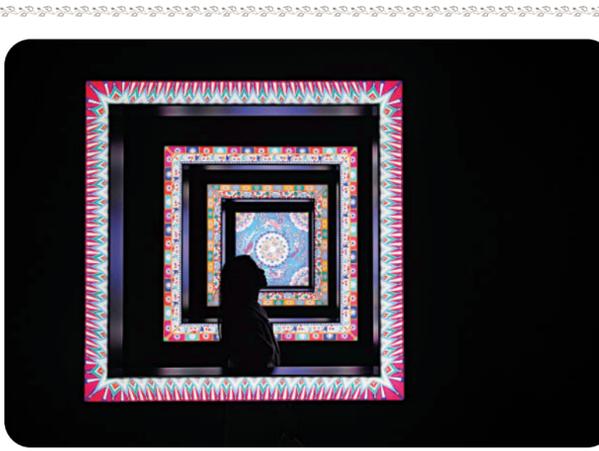
馬賽克樂隊上場的時候，天已漆黑。音樂節的氣氛，往往在夜間才見高漲，這次也不例外。只見無數身影，隨着節拍擺動，我也不自覺活動一下。表演接近尾聲，一陣瘋狂的尖叫爆發，叫聲失控。我一頭霧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前面的人都舉起手機，把我的視線遮住。直至我看大屏幕，才發現原來是周深出場，參與馬賽克樂隊的表演。

根據節目表，壓軸表演是歌手周深，但是他竟然提早出現，這是出乎意料的安排，怪不得引發如此強烈的反應。我個子不高，前面人人高舉手機拍攝，在夜色中我只見到一堆手在我眼前，挺拔的手，除了手，就是手。台上的人和事，淹沒在一片手海裏。

終於周深壓軸出場，周圍的人瘋狂呼叫，原地蹦跳，興奮指數驟升。涼水燒開，一片沸騰，空氣滾燙。各式用來支持偶像的道具發出藍光，一片閃爍的藍浪流動。我陷於人潮漩渦中，成為一滴渺小的水珠，被熱情蒸發淨盡。

客觀來說，周深的確是出色的歌手，唱歌技巧一流，音準幾近完美，節拍準確，咬字清晰。他音域廣闊，尤其是高音，衝上雲霄，觸人心弦；而且他善於牽動氣氛，他表演期間，絕無冷場。本來是樂組表演隊伍參演的音樂節，竟然成了周深小型個人演唱會。

希望有機會繼續欣賞其他音樂節，也希望再度現場聽到周深的歌聲。



# 數字技術遇見千年敦煌之美



市井萬象

「發現敦煌——敦煌藝術情景式特展」現正於天津數字藝術博物館舉行。特展按時間順序分為「發現敦煌」「守護敦煌」「傳承敦煌」三個部分，以數字藝術再現千年敦煌之美。展覽將持續至二〇二四年三月。

新華社

# 危險的誤導

他說，（上世紀七十年代）現代建築要求的平整、光滑、鋒利和無裝飾的效果「仍屬夢想」，因為自然界會把光光的東西弄髒、弄皺、弄裂，分解和腐蝕它們。比如貝聿銘做的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外表用了大量大理石板，但熱脹冷縮會使縫中黏接劑擠出來，幸虧替代了特製的化學嵌條，而別人則沒有貝聿銘那麼幸運。二十世紀初現代主義建築的許多信條其實只是「預感」，很多是錯誤的，例如其中一條認為工業能製造新材料，可以讓建築師「搞出純淨的、平光光的、精確的視覺語言」，這並不現實，但許多人都視而不見。

直到今天，有設計界「新達芬奇」之稱的建築師托馬斯·赫斯維克還在抨擊現代主義建築，這位二〇一〇年設計了上海世博會英國館「蒲公英」、二〇一二年設計了倫敦奧運聖火塔的大師認為，經過一個世紀乏味的現代主義之後，世界上鋪滿了平坦、筆直、單調的辦公室和公寓網格，讓人感到悲傷和壓力。他在最新出版的《人性化》一書中，列出了乏味建築的「七宗罪」，包括：現代建築的平坦度和缺乏深度阻礙了光和陰影發揮作用；大規模的直線運用與自然相悖，因為自然中沒有直線或直角等等。唯有那些有圖案、裝飾和不規則的建築讓人感到高興，人類需要新一代「視覺上複雜」的建築，來滋養眼睛並治癒靈魂。

至於現代主義建築的支持者，也在不斷做出反擊，並把矛頭指向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出現的「古典復興」浪潮，認為

背後實則政界新保守主義，他們擔心現代主義建築「侵入」英國，擾亂了平靜的鄉村生活。典型代表就是當時王儲查爾斯王子，他親自出面猛烈攻擊現代建築，指摘二戰以後英國的新建築醜陋不堪，比如英國國家劇院像一座核電站，形容戰後英國建築師對英國城市的損害比希特勒的轟炸還厲害等等。與此同時，他大讚倫敦聖保羅大教堂等老建築，保守心態極為鮮明。創新派們疾呼，新建築不是老樹上的新枝，而是從土中新長出來的另外的一棵樹。如同建築大師格羅皮烏斯所說，「我們不能再無盡無休地復古了。建築不前進就會死亡。」

英國建築師諾曼·福斯特便是此背景下湧現出的佼佼者，他在建築手法上引導了現代英國建築的潮流。他真正贏得世界性聲譽的就是香港滙豐銀行大樓的設計，大廈外觀呈H形，幾乎全部由鋼鐵構成，主要結構部件如成群的柱子、巨大的桁架、十字交叉樑等都暴露在外，這種建築形式與大多數摩天大樓截然不同。專業界人士形容，高聳的中庭和半透明的東方窗戶，充分體現了該建築的流行度。有意思的是，和福斯特合作參與設計大廈的，正是千年穹頂的建築師理查德·羅傑斯。

正如美國建築評論家維托爾德·雷布琴斯基在《如何理解建築》一書中所言，作為一個建築師，不應被困在一種風格的籠子裏。

同樣，任何情緒化的一面之詞，也都是危險的誤導。



▲倫敦千年穹頂（Millennium Dome）位於泰晤士河畔。 資料圖片

# 英倫漫話

江恆



英倫漫話  
江恆

當二〇〇〇年的第一縷曙光照在泰晤士河畔，一座白色的巨蛋熠熠生輝，這個極具現代感的建築就是著名的倫敦千年穹頂（Millennium Dome）。但並非所有人都喜歡它，在過去二十多年裏，人們一直在爭論：它究竟是偉大的工程，還是建築災難？

千年穹頂顧名思義，是為慶祝千禧年而建造，主體結構是十二根百米高的鋼桅杆，直衝雲霄地斜拉起一個半圓形鋼索網，並用白色塗層膜材覆蓋，看起來形同巨蛋。千年穹頂建成後，當時執政的工黨政府對其讚賞有加，「當你走進它時，就會產生一種華麗的空間感」。就連皇家建築師學院院長弗格森也給予很高評價，「它有一個優雅的結構，是工程學上的卓越作品」。

但千年穹頂的造型也受到很多批評，主要是它外形看起來太醜，遠遠望去很像一隻肚皮朝天的蜘蛛。後現代主義大師鮑德里亞這樣評價：世上很少有建築物像它那樣被建造得如此四分五裂。《福布斯》雜誌則形容，「很難不討厭這一座耗資龐大，又同時擁有一個自命不凡名字的建築物」，並將其入選全球十大最醜建築。英國人自己評選的英國七大恐怖奇觀，千年穹頂也名列第二。再加上它運營一年後，就因經營不善而關閉，很長時間以來其幾乎成了失敗的代名詞。

客觀講，千年穹頂引發的爭議，很大程度緣於它的設計太過前衛，這也是英國現代主義建築在「保守與創新」中交鋒的一個縮影。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西方對流行一時的許多現代主義建築的口號和原則加以質疑，認為建築師為創造不同於過去木頭和石頭的建築，熱衷在建築上體現機械化，這違背了老百姓的意願，因為人們不喜歡把什麼房子都搞得像工廠了。此後否定現代主義建築的聲音日益高漲。一九七四年，英國建築師J·斯特林在耶魯大學講演稱，「百分之九十九的現代建築是令人厭煩、平凡和無趣的，放在老城市裏通常起破壞作用，一點也不調和。」

建築評論家布萊克在《形式跟從慘敗——現代建築何以行不通》一書中，更炮轟現代主義建築「有十個白日夢」。

# 畫春天



黛西札記  
李夢

在不久前的上海國際童書展現場，見到不少內地年輕插畫家的原創作品，創意之生動，主題之趣致，讓人印象深刻。自認對於可愛的事物向來沒什麼抵抗力，特別是在忙碌工作生活的間隙，得見這些活力滿滿的畫作，宛若給許久不變的尋常日子，推開一扇新窗，透進陽光來。

今屆在上海舉辦的國際童書展，特設「插畫師大道」，為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青年插畫師，提供展示及售賣空間，更能幫助同樣參展的內地及海外出版社、教育文化機構和書店等，找到新一代合作夥伴。對於出版方、主辦方抑或這些不乏天分的年輕創作者來說，可說是「共贏」之舉。每一年的香港書展，亦設有童書出版專區，除了展示圖書和舉辦活動之外，或可借鑒此處經驗。

半日觀展，時間顯然太短。我們先是被出版社、書店展位的新奇設計和主題策展吸引，步入插畫師展示空間時，更是流連稱奇。每年自美術學院畢業的學生眾多，這些年輕創作者如果想嶄

露頭角，不單要花費心思創作，更需思考如何自我營銷。如我們現場所見，來參展的每位插畫師都是有備而來：面積不大的展位上，擺放有手繪原稿、周邊文創、送給讀者的小禮品，當然，還有必不可少的二維碼，掃描即可登上社交媒體平台，見到更多原創作品，以及畫家本人與線上粉絲的有趣互動。

現場所見，幾乎每一位參展青年藝術家都有自己的社交媒體平台，在線上頻繁刊出自己的創意和新作，吸引一眾追蹤者，再藉由童書展、文創展等平台將粉絲引至線下選購畫作及周邊。如是線上與線下協同模式，一來節省了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拓展市場的成本，二來也幫助此地此處的藝術愛好者，得以跨界接觸到彼處的新鮮創意。不然，我們又怎會在上海的童書展現場，見到從新疆和雲南等地遠道而來的鮮新創意呢？

我們即場選購不少明信片、裝飾畫、年曆等文創周邊，還和其中幾位特別心儀的藝術家互換聯絡方式。其中一位打算聖誕來港旅行，我們趁此邀約她在香港書店舉辦小型售賣展，因她的畫中常見浪漫雪景，與聖誕氣氛格外契合。如是跨地域的小互動，讓我期待不已。



自由談  
安仲生

筆者偶爾翻看了一部老舊的荷里活經典電影《北非諜影》(Casablanca)。此片由堪富利保加及英格麗褒曼主演，當年更摘下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及最佳改編劇本獎。除此之外那首百聽不厭的主題曲《逝水流年》(As Time Goes By)更是筆者的最愛，黑人男歌手杜利威爾遜沙亞的嗓音伴着簡單的鋼琴音鍵，一字一字的慢慢吐出來，As time goes by……

《北非諜影》，一部黑白老電影，後來也曾利用影視科技加上色彩，唯感覺上黑白更具韻味且貼近故事時代。在那個煙火紛飛的大戰年代，在北非一個法屬小城，法、德、美籍等人員及當地人之間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人際關係，又摻雜了敵我陣營及友情、愛情等各樣奇異元素。但主題還是挺鮮明的，男主角酒吧老闆力奇為了崇高的正義感，捨棄了美好的愛情。他選擇冒死送女友及其丈夫，反法西斯地下軍領袖離開卡薩布

# 讓愛

蘭卡，而自己則留下善後。那種在戰爭年代捨己救人並讓愛的精神，打動了一代又一代的影迷。男主角最後在機場送走女主角的那一幕，他說，We'll always have Paris。他沒有說他愛她，也沒有說什麼會等她之類。他只說了，他們在巴黎共度的一段時光，彼此肯定會鑄刻於心，銘記一生。試問古今中外世間有多少男人會將自己至愛讓給他人呢？

看完這一齣電影，細心想想，美國人在現實生活當中明明是那種熱愛自由奔放，我行我素，橫刀奪愛的西部牛仔。但一進入電影世界，他們都變成那種為理想讓愛的情聖。一九九〇年美國電影人奧斯卡導演獎得主羅拔烈福據聞為了致敬這套一九四二年完成的《北非諜影》，也拍了一套自己擔任主角，同樣主題為讓愛的電影，《情迷哈瓦那》(Havana)。電影講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古巴，男主角是美籍職業賭徒傑克(Jack)，在當地參加一場大型撲克牌比賽時，邂逅了一名美麗已婚女子並墮入愛河。但當他倆得知女子丈夫，一位革命軍領袖在

獄中未死之後。傑克便奮不顧身為營救女友丈夫而差點賠上性命，為此最終傑克也是為了古巴偉大的革命而讓愛，並且用去了他身上最寶貴的財物把革命軍領袖救了出來。

回歸現實，電影中讓愛的主旋律的確會讓觀者着迷，別人不說，筆者有時亦會進入戲中並深深地陷了下去。「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與自由論，兩者皆可拋。」其實，人的一生中，最重要莫過於生命，若有人連生命也可以捨去，那讓愛也就算不了什麼了。茫茫人海，芸芸眾生，讓愛與奪愛仿似一直在爭鬥着。人的理智明明已發出指示要讓，可感情用事的心卻偏偏要去奪。最後讓愛或許只能出現在電影裏，成為一時佳話。

法籍友人常說，你若沒來過巴黎，你是不會懂得人間的浪漫。你同意嗎？筆者倒是覺得讓愛或許不失為另一種浪漫人生。

午夜夢迴，你曾為了愛她而成全她，讓她飛向更遠更美好的未來……心之所思，隨夢高飛。



插畫師Looploop的作品。